

明清傳奇選刊

千忠
未央
天錄



明清傳奇選刊

千忠錄
未央天

〔清〕徐子超撰

周錫祚點校

〔清〕朱懷撰

王承寬點校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李復波

明清傳奇選刊

千 忠 錄 志 忠 天

QIAN ZHONG LU WEI YANG TIAN

〔清〕徐子超撰 〔清〕朱永寬校

周妙中點校 王永寬點校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6¹/₄ 印張·1插頁·101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100 冊 定價：3.00 元

ISBN 7—101—00355—9/I·55

千忠錄

卷上

上卷

翰林程濟奏

呈

門

狀

制

是

共

德萬會同瀛東雲刺野牛

重延留察解個同官同明

臨江鐵波中流擊

臨天心自有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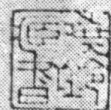
州吳以人也

相未忠

朝入書

未央天傳奇卷上

清初吳縣朱素玉撰



開場

元園春上 米子安貧。周姬守儉。家室粗康。為元。有妖
識。遠投千里。兄亡嫂死。恨返家鄉。狂侶施謀。殺妻易婦。列
士無端受禍殃。悲矣。姬捐軀授首。李代桃僵。堪傷。忠僕
釘板親嘗。冤感天庭。夜未央。痛孝子伶仃。賣身救父。快登
天府。巧結冤鳳。里獄身羈。烏臺鬼斷。一露神光。奸莫敢聯
姻。姬中遇子。冤雪公堂。

第一齣 賀節

清抄本《未央天》

《明清傳奇選刊》編輯說明

明清傳奇是明清兩代戲曲的主要形式，可比肩於唐詩、宋詞、元雜劇，是我們偉大祖國的一份寶貴的文學遺產。明清傳奇作品數量很大，雖然已經散失不少，但現存的作品仍十分可觀。這些傳奇的刻本或鈔本，現在已很難獲得，《古本戲曲叢刊》中雖有收錄，亦因印數有限，見者不多。爲了給古典文學研究、教學工作者，戲曲工作及其愛好者提供基本的資料，並爲戲曲的推陳出新提供借鑑，我們擬選一批在戲曲史上有一定影響、今天又不易見到的明清傳奇作品，編爲《明清傳奇選刊》。

《明清傳奇選刊》所收的作品，均選擇較好的版本作爲底本，參考他本進行必要的校勘，並加標點。初步擬定選輯一百種左右，不按時代先後，分冊陸續出版。

選刊在擬目和編輯過程中，曾得到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戲曲文獻研究室的協助，謹此致謝。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五年五月

千
忠
錄

前言

《千忠錄》一名《千忠戮》、《千鍾祿》，是三百年來膾炙人口的一部傳奇。

關於它的作者，《重訂曲海總目》、《曲攷》、《今樂攷證》、《曲錄》皆作無名氏。《曲海總目提要》註作李玉撰，這大約是因爲此劇問世時間在清初，李玉是明末清初人，並作有《千忠會》傳奇，於是認爲《千忠錄》即《千忠會》。可是《重訂曲海總目》、《傳奇彙攷標目》、《劇說》、《新傳奇品》、《今樂攷證》、《曲目新編》、《曲錄》等書所著錄的李玉作品中都有《千忠會》，却没有一部書寫作《千忠錄》或《千忠戮》或《千鍾祿》，而且將李玉《千忠會》和無名氏《千忠戮》都著錄進去。筆者所見到的此劇舊抄本和收錄此劇折子戲的刊本、油印本、抄本各種崑曲譜不下數十部，也没有一部寫作《千忠會》。細讀作品，並無千忠聚會的情節，第一出《開場》中的〔滿庭芳〕詞，明明白白地寫着：「《千忠錄》淋漓慷慨，聊以續《離騷》。」可確定此劇劇名應作《千忠錄》。由於口耳相傳，同音假借，內容有誅戮數以千計忠於建文皇帝的臣子，字裏行間又時常出現「祿享千鍾」之類的話，所以產生了《千忠戮》和《千鍾祿》的別名。因此種種，將此劇著作權歸於李玉，令人感到缺乏足够的說服力。

戲曲研究所所藏舊抄本《千忠錄》（即傅惜華先生舊藏本）卷末有一行字，寫道：「康熙戊子年（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六月東海子超置造也可歌」，這一行字的筆迹和墨色與正文不同，決不是一個人

同一時間寫的。書口上還有「徐子超」三個大字，因多次翻閱已似有如無了。這兩點很值得重視，「東海」應是徐子超的籍貫或字、號，「可歌」是稱這劇本寫的很好，值得歌唱或演出，關鍵在於「置造」二字。有的同志對於《千忠錄》出於李玉之手深信不疑，遂將「置造」解釋為抄寫。筆者對這種解釋不敢苟同。「置造」就是「製造」，也就是「創作」的意思。在其它劇本也見過這一詞彙，如《荊釵記·受釵》有「你便說何人置造？甚人遺下的？」這樣一句道白。而且此本俗體、簡體字連篇累牘，曲、白和正襯未詳加區別，許多字須玩味上下文始能辨認，寫得又草又密，連出目都沒有寫。又沒寫「某年某月某人手錄」之類的話，可見決非藏書家手錄，必是梨園所抄。這種人的社會地位在封建社會是很低的，有什麼必要一再地寫上他的名字呢。所以我推測是這一舊抄本的舊主人知道此劇的作者和創作時間，因而寫上了這一記載。所以劇作者應是徐子超，劇本於康熙四十七年六月問世。這一根據雖是孤證，却是二百年前的人寫在劇本上的第一手資料。

我國古典劇作家中有不少無名英雄，在清初，和元朝一樣，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極為尖銳，無名英雄為數更多。一方面有逃避文字獄的考慮，一方面又因為戲曲一向不為封建統治階級和士大夫所重視，而不願在劇本上寫明真實姓名。尤其是那些學識淵博、才華出眾的明遺民。從字裏行間流露的思想感情看來，作者很可能是明遺民，借燕王靖難的歷史故事，傾吐國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寫作目的是「聊以續《離騷》」，那末他的處境必然和屈原大致相同罷。

非常遺憾，這樣一部結構謹嚴，聲情並茂的好戲，竟不曾刊印，除《綴白裘》和幾部崑曲譜保存了一

些折子戲之外，戲曲研究所藏本爲現存唯一完帙，從校勘的過程中，使我們進一步了解到它也是現存最接近原作的本子。雖然抄寫不精，依然是至可寶貴的本子。因此，本書的校勘就用它作底本。《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所收《千忠錄》爲程氏玉霜簪舊藏舊抄本，由不同的上下兩卷拼湊在一起的，上卷不分齣，經過校對，得知它缺少卷首一至四齣和第八齣《奏朝草詔》。它也是演出本，大約上演時從第五齣開始，《奏朝草詔》是演員所熟悉的，抄寫時從略，僅在前一齣《披刺》最後寫上「奏朝」二字，說明下接《奏朝》。（此本下文簡稱「程本」）。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室收藏一部咸豐辛酉（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至同治乙丑（同治四年，一八六五）間杜雙壽抄本《昆曲譜》《戲曲四十六種》，其中收《千忠錄》十三齣。（下文簡稱「杜本」）。程本和杜本雖不是完帙，但重要的折子戲俱已收入，對這次校訂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綴白裘》、《納書楹曲譜》、《昆曲粹存》、《集成曲譜》、《與衆曲譜》、《怡志樓曲譜》各收錄二至六折不等，可資參校。各本齣目不完全，且不一致，相互校對，得齣目二十一，其他四齣待攷。有的本子齣目作四字，今一概用兩字。各本所收折子戲如下表所示（表見下頁）：

此外抄本曲譜收錄《千忠錄》折子戲者還有不少，大都是昆曲愛好者輾轉抄錄作度曲之用的，一般略同於《崑曲粹存》或《與衆曲譜》，不再一一進行校勘。

上述參校各本多數來自演出本，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刪節或補充，也難免有傳抄中產生的錯誤，或演員們演出中不經意而產生的小差異。若將其中每一句每一字的差別全部出校，則不勝其繁，而且許多小差異對文字意義並無影響，因此校記着重於曲文和重要的道白，以及道白與襯字中意義不同者。至

第十五齣	第十四齣	第十三齣	第十二齣	第十一齣	第十齣	第九齣	第八齣	第七齣	第六齣	第五齣	第四齣	第三齣	第二齣	第一齣
里首	雙忠	劫裝	慘觀	抄村	警別	草詔	披荆	燒宮	議和				開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次

上卷

第一齣	開場	一
第二齣	□□	一
第三齣	□□	六
第四齣	□□	一〇
第五齣	議和(起兵)	一三
第六齣	燒宮	一六
第七齣	披剝	一九

下卷

第十四齣	□□	五五
第十五齣	里首	五八
第十六齣	進香	六一

第八齣	奏朝 草詔	二四
第九齣	警別	三一
第十齣	抄村	三四
第十一齣	慘觀(八陽)	三八
第十二齣	劫裝 廟遇	四三
第十三齣	雙忠	五〇

第十七齣	虎救	六三
第十八齣	搜山	六八
第十九齣	打車	七三

第二十 齣	法場		六
第二十一 齣	宮會		八一
第二十二 齣	索命		八四
第二十三 齣	遇赦		八八
第二十四 齣	歸宮(歸國)		九二
第二十五 齣	團圓		九六

千忠錄上卷

第一齣 開場〔一〕

【滿庭芳】（副末上）靖難忠臣，仲彬史氏，翰林程濟英豪。金川門獻，削髮共潛逃。十族孝孺忠烈〔三〕，億萬命、淚灑空霄。荆黔界牛吳代死，忠義實堪褒。滇南逢震直，擒君囚解，義責餐刀。迨榆川遭變，重返宮寮。解網團圓骨肉，明哲士天際飄搖。千忠錄，淋漓慷慨，聊以續離騷。

來者，史仲彬登場。

〔一〕第一齣至第四齣程本未收。第二至四齣不再出校。

〔二〕「孝孺」，除粹存外，各本皆作「孝儒」，據《明史》改。下文同此，不再出校。

第二齣



【滿江紅】（外上）熱血盈腔，抱一點丹心傾日。空負却鬚眉十載，螭頭簪筆。拂劍徒懷清夜

舞，臨江誰效中流擊。嘆金陵旺氣黯然收，難朝食。

(白)周家管蔡東山斧，漢家一劍平吳楚。神器豈容窺，天心自有歸。無人營細柳，殺運嗟陽九。隻手會擎天，書生敢浪言。下官姓史名仲彬，別號質庵，蘇州吳江人也。世居黃家溪，地遠塵囂，水回田舍。俗尚蠶桑，里敦孝悌。髮妻文氏，才德兼全。一子週歲，頭角未露。下官蒙高皇恩寵，特舉明經，賜官戶部。固辭歸家。今上登極，重蒙徵聘，欽授翰林院侍讀。朝夕咨訪治道，頗多採納。不意燕王起兵北平，借誅齊泰、黃子澄爲名，假稱靖難。朝廷遣大將李景隆北征，紛紛敗北。燕兵長驅直搗，橫行河北，擄地淮安，如今看看直抵長江了。朝廷十分着急，四遠徵兵勤王。下官有好友翰林院編修程濟，他精通天文、遁甲、象緯諸書，言定北兵指日渡江，京城難保。下官自思，此身既已許國，豈肯以勝敗存亡而易心。但妻子尚留宦邸，心中轉多牽累，因此分付蒼頭，整備船隻，送夫人孩兒回去。剩此一身，以報高皇帝及今上厚恩。不免請夫人出來，與他訣別一番。院子。(付扮院子上)有。(外)船隻行李俱已完備了麼？(付)行李都發下船了，轉候夫人公子下船。(一)。(外)請夫人上堂，着乳娘抱公子出來。(付)是，曉得。後堂傳話，請夫人上堂，着乳娘抱公子出來。(丑內)曉得。(老上，丑隨抱公子上)

【生查子引】宦邸正齊眉，何事營歸計？

(外見白)夫人。(老)相公。(丑)官官見子老爺。(外)你且抱着。(丑)曉得。(外)夫人，你起行在即，那些行李俱收拾完了麼？(老)相公，你一官如水，囊橐蕭然，也不費十分檢點。只是我和你相依朝夕，況孩兒年甫一週，你何忍打發我每母子回去？(外)咳！夫人，你那裏曉得！

【繡帶兒】燕兵熾，長驅破壘。京城一線垂危。（老白）縱然燕兵勢猛，相公既無戰陣之責，又無守禦之任，何須過慮？（外唱）我一身食祿皇朝，怎做得尸素脂韋。（老白）阿呀！相公，你如此說來，（唱）驚疑，你言詞慷慨金石比，待做個睢陽班輩。（外白）夫人，國之安危，身之生死，此時也難逆料。只是萬一變起倉卒，母子在此，反為不美。（唱）歸鄉里，安然母兒。休慮我侍天顏的孤臣匏寄。

（老白）咳！相公，你若以身殉國，妾此微軀亦何足惜。只是你年近四旬，只生一點骨血，後來何人撫養成立？（孩哭，丑）官官捨不得個老爺了，也來里哭哉。（老）

【前腔】聽悲啼，小娃娃也通血氣。何須直恁拋置？（外）咳！夫人，那家眷往返，也是做官的常事，你何苦絮絮叨叨，亂人的心曲。（唱）我待做罵賊常山，怎顧得幼子孤嫠。（老白）相公既為忠臣，妾身豈不能為義婦。只是事到頭來，也須詳審斟酌。（唱）思維，鴻毛一死徒身棄，怎如那保身明智。（外）休聒絮，同林各飛。須盡我挽斜暉的忠臣心計。

（生上，末院子隨上）

【玉井蓮引】視草離形闡，特訪金蘭交契。

（自）下官翰林院編修程濟是也。來訪史老先生，此間已是，通報。（末）吓，有人麼？（付）是那個？（末）翰林程老爺拜。（付）少待。稟爺，翰林程老爺拜。（外）夫人迴避。（老，丑下）（外）道有請。（付）（三）程先生請。（生）請了。（外）請坐。（生）有坐。史老先生，此時此際，你還安坐在家麼？（外）小弟朝罷回